



选材像种花 挑种有三法

河北区育婴里小学语文教师 惠氏

写好习作,关键在于遵循“积累—构思—表达—修改”的闭环:先通过阅读与观察积累素材(选种),再明确中心、构思框架(播种),接着写出初稿(培育),最后通过反复修改(修剪)来纠错、删赘、增彩、润色,让习作从一颗思想的种子成长为结构完整、语言流畅的花朵。



① 寻找“好种子”：“写什么”比“怎么写”更重要

那天语文课上,老师讲到五年级上册第七单元的习作《____即景》,笑着问同学们:“如果把写作比作种花,你们觉得最难的是哪个环节?”教室里顿时响起一阵细碎的讨论声。

“其实,很多同学花费时间最多的,往往是寻找‘写什么’。就像种花之前,先要找到一颗好种子。”老师没有直接给出答案,而是先分享了一个常见的现象。

“很多时候,老师布置写‘我看见……’这样的题目,同学们的第一反应常常是迷茫——‘该写看见什么呢?’‘是写今天看见的,还是以前看见的?’”老师顿了顿,目光缓缓扫过全班,“这时如果说‘看见什么想写什么就写什么’,不少同学反而更茫然了,好像什么都能写,却又好像什么都抓不住。”

坐在前排的一个男生忍不住点了点头——这次他写“窗外即景”,当时对着教室窗外发了半小时呆,最后只写出三句话。

“有的同学可能就选择写日出,只是因为好写;或者写妈妈做饭,因为大家都这么写。”老师提醒,“但‘好写’和‘写好’是两回事,好写的往往是大家熟悉的,而这恰恰不容易写出新意。”

老师举例说明:有些家长平时做事细致,观察力也不差,但如果问家里挂钟的数字是罗马数字还是阿拉伯数字,可能就会答不出来。“是家长不善于观

察吗?不是,只是注意力没放在这里。”

“所以,我们首先要发现的,不是‘应该看什么’,而是‘你真正注意到了什么’。”老师引导,“每个同学的兴趣点不一样,留心的事物也不同。而自己真正想留意、有兴趣的,才是为写作储备的最宝贵的‘影像素材’。”

教室里静悄悄的,同学们都陷入了思考。

② 挑选“饱满的种子”：好素材的四个标准

“选到了好的素材,就像收集了一袋花种子。”老师继续启发同学们,“接下来,就要挑选哪些种子最饱满、最有潜力开出好看的花。”

老师在黑板上写下四个词:新颖·曲折·以小见大·视角广阔。

“新颖,可以是新题材,也可以是老题材的新角度。”老师举例说,“比如写母爱,不一定是俗套的下雨天送伞,也可以写妈妈悄悄学习你常用的社交软件,只为了更了解你的喜好。”

“曲折,是指故事应具备起伏变化,避免平铺直叙。现实生活很少一帆风顺,因此在选取素材时,也应评估其是否包含足够的波澜与变化。”老师强调,如果写出来的情节依然平淡,就意味着所选的素材并非一颗真正的“好种子”。

“以小见大,是通过一个小细节、一个小场景,折射出更深的情感或主题。”老师说,这就是“一叶知秋”“一滴水见太阳”。



河北区育婴里小学五年二班师生在语文课上分享和阅读《今晚报》“小作文”专刊

“最后是视角广阔。”老师强调,“我们的生活不仅限于家庭和学校。社会见闻、自然观察、旅行经历、阅读时刻……都像是花园里不同品种的花,都能成为独特的写作素材。”

老师指着黑板四个词让同学们牢记:“如果在素材库里积累了丰富多样的‘种子’,写作时就能根据题目,选出最合适的那一颗。选对了种子,习作就成功了一半。”

同学们纷纷拿起笔,在自己积累的素材旁边认真地做标记。

③ 让“嫩芽”开出“花朵”：画面感与细节的力量

“有了好种子,种下去,长出嫩芽。”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一株小苗,“接着就需要精心培育,浇水、施肥、修剪。在写作中,这就是把选好的素材写生动、写鲜活。”

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两句话:桌子上有一杯饮料;桌子上有一杯可乐。

“读这两句话,你们脑海里的画面一样吗?”同学们抢着回答:“第一句很模糊,什么饮料?完全想象不出来。”“第二句很清楚,可乐是深褐色的,冒着气泡……”

“这就是具体名词的力量。”老师以朱自清的散文《春》为例说明,“为什么

写‘桃树、杏树、梨树’,而不笼统地写‘果树’?因为‘果树’形不成具体画面,而‘桃树’‘杏树’‘梨树’却能一下子唤起我们脑海中的形象——粉的花、白的花,早春的气息仿佛扑鼻而来。”

“红了樱桃,绿了芭蕉。”老师随后写下这句宋词,“仅八个字,不仅是画面,更是动画:樱桃一天天由青绿转红,芭蕉叶渐渐舒展变绿。好的文字,是能在读者脑海里‘放映’的。”

接着,老师播放了一段跳水比赛的慢镜头回放:“为什么需要慢镜头?是为了让我们看清那些瞬间消失的细节:运动员绷直的脚尖、水花溅起的高度……”

“写作同样需要‘慢镜头’。”老师进一步举例,“比如烟花绽放、闪电掠过、起跑冲刺……这些‘一瞬间’,通过细节描写拉长、放大,就会变得丰富而有力量。”

下课铃响起前,老师作最后总结:“写作就像‘种花’,先找到你真正感兴趣的‘种子’,再按照新颖、曲折、以小见大、视角广阔的标准,挑选最饱满的一颗,最后用具体的画面和生动的细节去精心培育。每一步做到位,你的‘素材种子’自然会生根、发芽,最终开出绚烂的花朵。”

“猩红 Error”里的钥匙

和平区耀华小学六年(2)班 王梓宸

上周六,电脑屏幕上,绿色代码如瀑布般倾泻。

我正在与一个猩红色的“Error”对话框对峙——这是我自己编写的贪吃蛇游戏。此刻,它却像个叛逆的孩子,对我的指令毫无反应。

最初我斗志满满,脑海中的画面清晰流畅:小蛇灵巧穿梭,豆子被吞下时身体变长,撞墙便游戏结束。我敲下最后一行代码,胸有成竹地按下运行键。

可屏幕上只有一片沉寂的漆黑,随后就被那个刺眼的报错框打破。像一盆冰水迎头浇下,我愣在屏幕前。

检查后才发现,只是少了一个分号。我自嘲地笑了笑,补上,再次运行。这一次,蛇出现了,却在框内高频抖动、完全失控。我反复检查代码,目光在密密麻麻的字符间来回搜寻,直到眼睛发酸,依然没有头绪。

天色渐暗,房间沉入一片幽蓝,只有屏幕的光冷冷地亮着。我的耐心与信心一同流逝,手指悬在键盘上,迟迟敲不下去。自我怀疑开始蔓延:也许自己根本不适合编程?

“又卡住了?”爸爸的声音从身后传来。他没有看屏幕,只是将一杯温水放在桌角。“写程序就像解绳结,有时候你越用力,它缠得越紧,不妨退一步,换个

角度看看。”他的话让我豁然开朗。的确,不该再钻牛角尖了。我起身走到窗边,让目光投向远处的夕阳,深呼吸了几次,紧绷的神经也随之慢慢放松。

再坐回屏幕前,思路莫名清晰了许多。我不再逐行苦盯,而是从头梳理小蛇的运动逻辑——绘制、前进、判定、刷新。突然,我目光一亮:原来我把“屏幕刷新”的语句错放进了循环的错误位置,导致画面撕裂、指令堆积。一个简单的结构错位,竟让整个游戏陷入混乱。

我迅速调整了代码块的位置,深吸一口气,按下回车。黑色窗口再次亮起。一条像素小蛇静静地卧在中央。我按下右键,它流畅地滑向那颗闪烁的豆子,吞下,身体增长一节。继续向前,直到“砰”地撞上边界——屏幕中央立即浮现:Game Over. Score: 1. 成功了!

这两天,那条最初不听使唤的小蛇,已在我构建的世界里安静游动,像第一个被驯服的音符,预示着与逻辑共舞的漫长乐章正缓缓展开。

这场缠斗让我触摸到编程的深层隐喻:每个错误都是一把隐藏的钥匙,每次调试都是对思维路径的重绘。它教会我的远不止让蛇移动,更是在迷雾中保持冷静,在僵局里学会转身。

指导教师:高玉清

爱,在票根落脚的地方

和平区鞍山道小学六年(6)班 毕夏

寒假开始了。上周日清晨,客厅茶几被敞开的铁皮月饼盒占满,几沓泛黄的票根铺在玻璃上。

妈妈坐在晨光里,用镊子夹起一张票根,凑近窗户端详,再套进透明膜里。手边的绒面册子已半旧,摊开的页上贴着各色票根,旁边用铅笔写着娟秀小字。“起来了?”她没回头,“正好帮我看看。”

“又在整理这些。”我猜想她大概是在计划寒假出行,“您总弄这些破烂干吗?现在谁还留着纸质票啊,都电子化!”镊子在空中顿了顿。妈妈转过身,眼里的笑意淡了些。“这些都是我们走过的路。”她捏起一张举到光下,“你儿时去北戴河,为了梦里见过的‘彩虹贝壳’,在沙滩上挖到太阳下山。”

“都是老黄历了。”我瞥了眼那张泛黄的纸质车票,“寒假我忙,早就和同学约好了。”妈妈没再说话,只是慢慢把套好的票根放回去,指尖在塑料膜上轻轻摩挲。

中午,妈妈在厨房做饭,票根仍摊在茶几上。我走过去——那页贴着我3岁在北戴河的照片,一脸沙泥,笑得见牙不见眼。照片旁边,正是那张车票。我掀开护膜取出来,翻到背面。

几行细小工整的字映入眼帘:2018.7.宝宝第一次看海。害怕沙滩上的小洞,说里面住着偷饼干的海怪。没

找到彩虹贝壳,哭到打嗝,用甜筒哄好。回程火车上,枕着我的腿睡着,口水淌成“中国地图”。

我的呼吸一滞,一页页往后翻。飞机票背后写着我晕机呕吐弄脏了邻座的披肩;游乐园门票旁记着我抱着玩偶不肯走;连医院挂号单的背面,都仔细写着:宝宝第一颗乳牙,下排正中,今天落在枕头上。

每一张纸片的背面,都藏着一个被我遗忘的瞬间。那不是普通的票根,是妈妈用爱装订的、关于我的时光之书。

妈妈端着菜走过来,目光掠过相册,停在我的脸上。我捏着那张票根说:“妈,寒假……我们出去走走吧。”妈妈眼里的笑意漾开来,像春风化开了薄冰。

“你想好了?”她转身取出一本全新的空白绒面册,还有一支我去年送她、她却总舍不得用的钢笔,轻轻推到我面前。“寒假去哪儿,你定!”她说,这次册子归我弄。

我忽然明白,妈妈每年的出行规划,从来不只是行程,那是她以时间为纸、旅程为墨,为我们写下的生命笔记。每一张票根都是一个锚点,系住那些容易飘散的温暖记忆!

指导教师:王欣桐